

龙滩春色

(上)

龙滩春色

LONGTAN CHUNSE

馬青



龙滩春色



马 芳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龙 滩 春 色

(上)

马 春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 3/8 插页 5 字数 208,000

一九七三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10,00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: 10072-451

每 册: 0.76 元

內 容 介 紹

本书是一部反映根治海河斗争的长篇小说。上集描写的主要是：毛主席“**一定要根治海河**”的伟大号召，象春风吹进了龙滩村广大贫下中农的心扉。他们在党支部书记陈胜龙的率领下，战胜了暗藏反革命分子大队长周任民的干扰破坏，抵制了公社个别领导推行的错误路线，终于打响了根治海河的第一炮——开挖黑龙港河。在河道工地上，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

作品以饱蘸着革命激情的笔触，热情讴歌了毛主席“**一定要根治海河**”的光辉题词，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，语言朴素流畅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一室
五根
治法
何
香
十
月
十
日

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题词十周年

引 子

黑龙滩，苦难多，
旱涝碱，三大魔。
旱了收蚂蚱，
涝了收蛤蟆，
不早不涝灾也有，
遍地一层碱疙瘩。
穷人含泪卖儿女，
地主官僚把财发；
放高利，加租码，
捐粮捐款入贼家。
穷人骨里榨出油，
血泪滚滚流成河。
只盼老天翻个个儿，
逮住“黑龙”捉住“魔”，
抽了你的筋，
剥了你的爪，
看你叫活不叫活！

——龙滩民歌

弯弯曲曲的黑龙港河，在河北省东南边故城、景县交界的地

方，拐了个大弯，弯内甩出一片大碱滩。滩上住着十几户姓陈的穷苦人，据说是燕王扫北时被官府逼着从山西洪洞县老鸱窝搬来的。他们世代代居住在这荒滩碱疙瘩上，用辛劳的汗水浇灌着这吝嗷的土地。后来，河南、山东一些逃荒的，避难的，陆陆续续搬了来，这里居然成了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取名黑龙滩。村上人不喜欢这个“黑”字，自称龙滩村。

龙滩村，背靠黑龙港河，面向大碱滩，不旱就涝，十年九灾，地主、官府趁机加重盘剥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明末清初，山东临清县衙有一个叫王大头的钱粮师爷，为人刁猾、长于钻营，早就看中了这块地方。他趁宋景诗的黑旗军揭竿起义攻进县城、杀死县官之机，裹胁了大批金银财宝，流窜到这里，买地盖房，四出招雇扛活的，护院的。王大头靠着这笔横财，平地起谷堆，成了黑龙港河畔的一霸。龙滩村的贫下中农从此就灾上加了灾！

一到灾年荒月，王家地主就呲着牙笑：又到发财的时候了！他小斗出，大斗进，贱买贵卖，敲骨吸髓。还和官府串通一气，以修河打堤为名，派捐派款，在穷人骨头里榨油。捐敛了，粮要了，堤不打，河不修，任其泛滥，连年成灾。穷人活不下去，只好硬着头皮借他的阎王债，年滚年，利滚利，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有的去地当房卖儿女，有的典身王家，父一代，子一代当牛做马。他们祖祖辈辈，累断了脊梁压弯了腰，三根肠子仍然空着两根半。有些穷苦人，忍受不了王家地主的压迫，咬着牙离开家，闯关东，奔口外，本想求条活路，唉，谁知道，十个有九个出得去，回不来，落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！

黑龙港河水滚滚流，流的是穷人的血泪仇！

一九三九年秋，滩上庄稼长得比哪一年都好，青葱葱，绿油油，高粱抽了穗，棒子在吐缨。看来过了秋，交了租子，还能凑合半年。滩上的穷人能见上半年粮食粒儿，就要谢天谢地了，人们愁苦的脸上露出了几丝笑纹。

没想到，几声闷雷，一场暴雨，黑龙港河水“呼喽”一下子，冲开堤埝，平地三尺深，吞没了正在吐缨的棒子，冲倒了已经抽了穗的高粱，眼睁睁到嘴的粮食又被“小黑龙”夺走了。人们怎么活呀！

大人哭，孩子叫，整个龙滩村坍了架。陈二僧的舅舅谭老柱火气大，指着老天大骂。四儿娘一看四围一片白茫茫，叫了声：“老天爷，成心不叫人活了！”嚎啕大哭起来。

王大头的耷拉孙王金龙，人们都叫他独眼龙，这一天蹲在小阁楼上，望了望四外的大水，连声叫道：“好水！好水！可以到天津卫玩玩了！”随后，喝令狗腿子推出一只大木船，停在后门外。他扶着老婆金玉美的胳膊出门一看，水还不够深，大木船走不了，便在船上烧起几炷高香，双膝打跪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祷告起小黑龙：“黑龙爷爷显显圣，水越大越好，漫过穷小子们的土窝儿顶，一篙到了天津卫，我王金龙为你重修龙庙，另塑金身。”

人们老远看见了，气得浑身哆嗦，骂起来：

“好王八羔子，一肚子坏水！”

“心眼不济，栽脚就死！”

“断子绝孙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骂顶什么用，大水还在上涨，眼看要冲破围村埝。贫下中农住的全是土牛牛儿，坯窝窝儿，水进了村子，就完了！要逃命，穷人哪有船；就是水退了，要饭回来也没个避风的窝儿。

人们急了眼！全滩上的穷苦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拿铁锨，端簸箕，扛门扇，揭炕席，有什么拿什么，抗洪抢险，护堤打埝。

堤长水涨。到第三天头上，黑龙港河上游涌来一股洪峰，高出水面一尺多，象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猛兽，吼叫着向西南面围村埝冲来。大伙儿一看，完了，整个村子就要被洪魔吞噬了！胆小的慌了神，有的呼喊自己的亲人，有的做逃命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精壮小伙子突然跳到围村埝上。他，袒露出紫铜色的胸膛，一声吼叫，声如铜钟：“乡亲们！常言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不要慌！只要咱大伙儿一个心眼儿，一股劲头儿，就一定能保住村庄，战胜‘小黑龙’！”说着回头一看，洪峰已涌到埝前，红了眼，扯着嗓子喊了声：“人在堤就在，有人就有堤！老少爷们，上哪！”一闪身躺在堤埝上。旁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也疾马跟着躺倒在堤埝上，嘴里喊着：“人在堤就在，有人就有堤，不怕死的，上！”大家一看，前头那个小伙子是陈志忠，后头这个小伙子是赵士秋，都是村上的好小伙儿，就齐打乎地嚷道：“怎么不是个死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；活，咱们活在一起，拚了！”呼噜噜，全村的穷苦人拥到西南大堤上，手拉手，肩挨肩，躺在堤埝上。大家用身体、用生命筑起一道围村大堤！

人堤挡住冲来的洪峰，保住了村子。

陈志忠看洪峰退去，舒了一口长气，刚站起来，一阵头晕，眼冒金花，身子一歪，摇摇晃晃向埝外水里栽去。赵士秋看见了，赶忙把他拦腰抱住。大伙儿围上来一看，陈志忠脸色苍白，呼吸短促，已经昏迷过去了。

赵士秋瞪着两眼，拚命地喊：“志忠！志忠！”

大伙儿也跟着喊：“志忠，醒醒！醒醒！”

周围的人都眼淚汩地掉起泪来。

谭老柱听说了，跟头趔趄跑来，摸摸志忠的胸口，翻开眼皮看了看说：“不要紧，这是熬累的，快抬回家去，叫他歇歇。”随后老眼闪着泪花，对大家说：“志忠是为咱大伙儿病的，咱们不能没良心，到这节骨眼儿了，大伙儿互相帮衬着点儿吧！”

人们说：“咱们都是穷乡亲，没说的。”

这当儿，志忠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忙说：“不要紧，没事儿。”说着站起来，刚一迈步，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，两腿打颤。士秋、志忠媳妇连忙架住他。

陈志忠是龙滩村党小组组长，三十出头。他们家从老爷爷辈上就成了王家大院的佃户，爷爷为王家下河打涝庄稼，淹死了；父亲给王家拉纤运货，累死了；他从小背起了爷爷、父亲的债务，给王家当半拉子小做活的，受尽压迫。小时候，他觉得穷人的不幸和灾难都是黑龙港河闹腾的，盼望有一天治理好这条河。后来，乡长独眼龙打着国民党县政府的旗号，派捐派款，说是修河打堤。志忠觉得这是件好事，砸锅卖铁也得拿。可是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只见要捐要粮，不见修河治河，他渐渐明白了，国民党、地主老财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，想叫他们为穷人办事，门儿都没有！要除河害，必须打倒官僚、恶霸、国民党。怎么干，他想不出门道。芦沟桥事变后，日本鬼子在王店安下据点，独眼龙摇身一变，成了伪保长，今天派捐，明天要夫，折腾得人们过不了，有的卖了儿女，有的闯了关东。陈志忠气得咬牙，发誓赌咒要和独眼龙拚命。后来有一天，从小和志忠一起给独眼龙放猪的赵士秋告诉他：有盼儿了，河西有了共产党，建立了区政府，还组织了区小队，斗地

主、打日本！志忠一听就急了，拉起土秋过了河。在河西，通过几个知根知底的老扛活的，终于找到了党组织，区委书记王振还和他们谈了话，鼓励他们回去串联贫下中农，和汉奸、恶霸斗争，为抗日出力。经过一年多的锻炼，两个人觉悟提高很快，送情报，侦察敌情，保护抗日干部，做了不少工作。河西区委批准他们入了党，区助理员贾明又介绍才打外边回来的周任民入了党。龙滩村有了三个党员，陈志忠被选为党小组长。

党小组按照区委指示开了会，准备发动群众，开展减租减息、合理负担斗争，然后建立抗日村政权，组织游击小组。一闹大水，带领群众抗洪抢险成了火烧眉毛的事，三个党员都上了围村埝。

正在秋头上，青黄不接，很多人家断了顿儿，志忠家里也有很多天没见粮食粒了。媳妇要坐月子，有一点山药面儿，胡萝卜片儿舍不得吃，留着月子里用。现在，为了保护村子，他拼出了全部心血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累倒了。

志忠的家在村东头。两间坯窝窝儿房，还是爷爷在时留下来的。屋门口有一棵刚栽下的小杨树，被风雨吹打得摇摇晃晃，看样子不好说能活。屋里空荡荡的，迎面一张三条腿、七崩八裂的破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破篮子。炕上原有一张破炕席，志忠拿去当了堤埝，这时候就剩下光秃秃一条土炕了。炕上堆着一条七补八连的破被子。土秋扶志忠炕上躺下。媳妇给他盖上破被子，走到外间屋，找出那点多少天舍不得吃的山药面儿。

志忠媳妇正拾掇着做饭，村上老老少少来了一大伙子，屋里窄巴，就聚在院里，有的蹲着，有的站着。

四儿娘抱着一只老母鸡来了，谭老柱托着两块生姜也来了，进门就嚷：“志忠家，给志忠熬两碗姜汤，赶赶寒气，暖暖肚子。”

志忠媳妇接过谭老柱的姜，可说什么也不肯留下四儿娘的老母鸡。四儿娘急了，巴掌拍得叭叭响：“哎哟哟，我的小奶奶，别叫人着急了。你看看志忠为大伙儿熬累成嘛样儿啦！这孩子早先是五大三粗大汉们儿，这会儿，唉，心疼死人喽！”说着从案板上抄起切菜刀，冲着鸡脖子就是一下子，老母鸡扑楞扑楞翅膀，踢蹬踢蹬腿，趴着不动了。

志忠媳妇是个刚强人，平时不大掉眼泪儿，这会儿见这么多人来看志忠，四儿娘把心尖子宝贝鸡也杀了，心里一热，眼圈红了。四儿娘见了说：“傻侄媳妇儿，你这是干嘛，还不快去烧水。我帮你拾掇。”

四儿娘抱柴禾，志忠媳妇添水点火。烧着火，四儿娘叨叨着：“唉，这个贼年头，日本鬼子闹腾，‘小黑龙’也闹腾。”提起“小黑龙”，老人上了火儿，脖子后头的小纂儿一撇一撇的：“该死的‘小黑龙’，跑到俺这里来发疯，真造孽呀！庄稼淹了个净打净，叫人们喝西北风呀！”说着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嘛时候出来个神人，治服它就好啦！”

“老嫂子，没听说吗？如今咱中国出了大救星毛泽东，拉起了穷人的队伍叫八路军，专门打鬼子、除祸害，这回咱可有了盼头啦！”他见四儿娘听得入了迷，又凑了凑，咂咂嘴：“你说，能打鬼子，还治不了‘小黑龙’？”

四儿娘说：“可咱这还没见着哪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糊涂！”谭老柱扬起下巴向河西方向点了点说：“他老人家的队伍遍天下，河那边就有。说啦，一定

要打过河来，解放咱河东。”

谭老柱说的声音不大，人们听得可很真切，“呼喽”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乱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这还有假？”谭老柱不慌不忙抄起烟袋，打着火石，使劲吸了一口，吐出一串烟雾，又慢慢说：“前些天，我在河那边见着他们啦，打扮跟咱庄稼人不差嘛，净是跟志忠、士秋他们一样的棒小伙儿，一看就是自家人。里边有个挎盒子炮的小伙子，姓王，见了我，还叫大伯哪！”

这里虽是敌占区，但河西共产党，八路军打鬼子，闹减租减息的事也听到过，人们心里早就盼着他们快打过来，听到谭老柱说的这个消息，提起了精神，压低了嗓门喊：“八路军一来，鬼子就快完蛋了，咱们也就不受他独眼龙的窝囊气啦！”

四儿娘笑了，两手一拍说：“这可就好啦！”

水烧开了，志忠媳妇给志忠冲了两碗姜汤水，送进屋里。四儿娘舀了盆开水，端到院里，把鸡泡进去。水热，老人吸溜着凉气，煨着鸡毛。志忠媳妇要下手，四儿娘挡住她说：“你再往锅里添点水，烧吧，火大点儿，煮软点儿。有葱蒜没有？没有也不要紧，搁几片姜，杀杀腥气味儿。少搁盐，多熬点汤。这东西最保养人！听说大财主们就爱喝老母鸡汤。”

提起大财主，人们自然想起独眼龙，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。

“真他妈不是玩艺儿！大水要冲村子了，他还烧香磕头嫌水小。嘛也不是，恨穷人不死！”

“他怕嘛？仓里有吃不清的粮食，柜里有花不清的金钱，高房基、大宅院！穷人有嘛？水一淹就完蛋，枕头秕子都吃光了，只有一条路了，逃荒要饭！”

“要个屁？九州八县，到处是水，穷人没有，富人不给！”

“那就伸着脖子等死吧！”

“死？没那么容易！独眼龙的粮食填不得肚子？”

“他家粮食那么好动？”谭老柱吐着粗气说，“事变以来，这小子长了贼心眼儿，一个粮食粒儿也不肯放啦！”

“他不放咱也不能等死，不行咱就跟兔崽子拚啦！”

屋子里，志忠喝了姜汤，歇了一会儿，身上松快了许多，听到人们的议论，心里不禁又翻起过子：眼下，党的工作刚刚开展，遇着这场天灾，独眼龙一准又要耍贼点子。有了党组织，再也不能看着阶级弟兄逃荒要饭、卖儿卖女了。可是怎么办呢？人们已经被逼得要拚命了，在这节骨眼儿上，必须讲究斗争方式，因势利导，区委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。想到区委指示，志忠眼睛一亮，心里有了主意，跟赵士秋一说，赵士秋高兴地跳起来了：“对，先从经济斗争入手，随后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除奸运动来。好！我去找他老小子！”说罢站起来要走，陈志忠急忙拦住他说：“性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咱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。”当下两个党员商定，通知周任民，开个党小组会，研究一下行动计划。

士秋去叫周任民，刚走不多一会儿，院子里忽然一阵喧闹。志忠隔窗一看，脸上“腾”地变了颜色，脖子上的青筋也暴突起来，两眼瞪得大大的，盯着窗户外边。原来正是恶霸地主、汉奸伪保长独眼龙大摇大摆进来了。他手持文明棍，迈着四方步，后边跟着两个狗腿子，一个怀里抱着算盘子，一个胳膊窝里夹着账本子，活象阎王庙里那对牛头马面小判官。

人们心里嘀咕：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！

独眼龙佯佯不睬地走到院子中心，瞪着一只贼眼扫了一圈，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：“都在这儿，好，好，正想请诸位哪！”

不知道独眼龙又要发什么坏，人们捏着把汗，没人说话，也没人理他。

独眼龙看见四儿娘和志忠媳妇正翘鸡毛，嘻皮笑脸凑过去，转了个磨磨儿，咂着嘴说：“嘿嘿，这老母鸡还有点油哩！”

四儿娘瞪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有油没油吧，自己吃了比黄鼠狼叼走了好！”

独眼龙吃了个哑巴亏，心里有气，脸上却装出一副笑模样，问志忠媳妇：“听说志忠病了，好了吗？”

志忠媳妇早就窝不住火了！她站起来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王保长，你来的早点儿，庄稼还在水里泡着，等志忠好了，打捞上来，都给你送去，我们一个粮食粒也不留！”

独眼龙翻着独眼珠子，心里一阵阵发躁，嘴里却说：“租子好说，秋后再算。现在，奉上司指令，要修河打堤。修河打堤，得吃饭，得花钱，上边规定，按人头摊派，每人二十块。拿不出来的，可以用粮食顶替，每人两大斗。”

人们一听，老天爷，枕头砬子都没了，上哪儿去找这二十块、两大斗！

四儿娘说：“这叫嘛世道，青天白日欺侮人，哪个王八羔子出的这个馊主意！”

四儿娘一骂，人们也火了。谭老柱一步蹿到独眼龙跟前，愤愤地说：“你们今年要捐修河，明年要粮修河，修来修去水越发越大，钱、粮都喂狗啦？”

独眼龙瞪着独眼，晃着文明棍，疯狗一样叫唤起来：“你这老家伙，胆敢骂人！要不是关着乡亲面子，就该把你送到王店岗楼，喂了东洋狗！”

谭老柱上了年纪，脾性又大，哪受得了这份侮辱！他眼里冒火，嘴里飞溅着唾沫星子，嚷着：“我谭老柱五十多了，还能活五十多吗？今儿格不是你，就是我！”一头向独眼龙撞去。

独眼龙没防这一手，被谭老柱撞了个嘴啃地。两个狗腿子忙上前扶起。

独眼龙站直身子，声嘶力竭地嚎叫：“给我捆起这个老杂毛！”

两个狗腿子捋袖子，伸胳膊，上前就要动手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惊雷，吓得两个狗腿子倒退好几步。人们扭头一看，陈志忠昂着头，巍然站在屋门口，象一座铁塔。

独眼龙被这喊声吓了一跳，看是陈志忠，松了口气，耸了耸肩膀，威胁地说：“你少管闲事！”

陈志忠心里打了个转，冷笑一声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保长先生，为嘛说嘛，干嘛动那么大火！修河敛捐，应该，先给我算算，该拿多少？”

独眼龙听志忠这么说，眨巴眨巴独眼，冲两个狗腿子点了点头。

两个狗腿子赶忙翻开账本，拨拉了拨拉算盘珠，拉着叫街的调调说：“陈志忠，三口人，一人二十块，二三如六，整整六十块。要是拿粮食，不多不少，六大斗。”

人们楞了，志忠媳妇呆了，陈志忠还是不慌不忙，问道：“保长先生，账不对吧？我家就两口人，怎么按三口算呢？”